

复制初恋

RE LOVE

亲爱的,别哭

花清晨◎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制初恋 / 花清晨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387 - 3238 - 2

I. ①复... II. ①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0905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侯 开 苏爱丽
特约监制 李国靖
责任编辑 邓淑杰
文字编辑 郝永伟
装帧设计 大观设计工作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复制初恋

花清晨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 0431 - 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00 × 980 毫米 1 / 16 字数 / 190 千字 印张 / 19
版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2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复制初恋 RE LOVE

Chapter 1 垃圾堆里的裸男	1
Chapter 2 逃	25
Chapter 3 074, 您去死	36
Chapter 4 天才与白痴只在一线之间	53
Chapter 5 同睡一张床, 只是睡觉	65
Chapter 6 CEO就是Clean Enviroment Obasson	75
Chapter 7 桃花处处开	85
Chapter 8 心疼的眼泪	99
Chapter 9 永远究竟有多远	111
Chapter 10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瑶	122
Chapter 11 生涩的初吻	132
Chapter 12 在爱与不爱之间挣扎	143



目录 Contents

复制你的恋爱 RE L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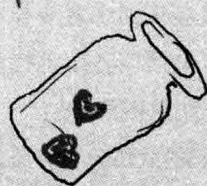
Chapter 13 来自地狱的第一份“礼物”	158
Chapter 14 爱是天堂	174
Chapter 15 那不是疯子，是他的亲人	189
Chapter 16 来自地狱的第二份“礼物”	200
Chapter 17 别让眼睛给欺骗了	212
Chapter 18 恶向胆边生	231
Chapter 19 决裂	237
Chapter 20 爱是一种痛苦，不爱是一种折磨	242
Chapter 21 绑架	248
Chapter 22 你只要记着我爱你就好	256
Chapter 23 决一死战	275
尾声 蓦然回首	286



复制粘贴之恋 RE LOVE

Chapter 1

垃圾堆里的裸男



(1)

住宅楼后巷里堆满了生活垃圾，臭气熏天。

韩秀一手拎着清洁工具，一手拎着从客人家里拎出来的垃圾袋，满头大汗地从楼道里走出来。她对着身旁同样拎着垃圾袋的好友裴杉杉气愤地说：“杉杉，我跟你讲，如果那个胖女人下个月再打电话叫我给她打扫卫生，我一定要收她五块钱一个平方，不涨她价，我就韩字倒过来跟她姓！”

杉杉附和道：“是呀，那个婆娘真她奶奶的太过分了，芝麻粒子大的斑点都要擦干净，就差没用放大镜趴在地板上一毫米一毫米地检查了，真没见过这么变态的女人。依我说，像这种难伺候的祖宗，根本就不能接她的活。”

韩秀将手中的一大包垃圾抛向垃圾桶，紧接着说道：“不，我一定要赚她的钱，而且要狠狠地赚！至死方休！”她说完还做了一个五指朝天、然后又回握的狠手势。她的宗旨是，只要有钱赚，不管客户多变态，她会比客户更加变态。

杉杉甩掉手中的垃圾袋，鄙夷地看了她一眼，“你不要这样吧，真是要钱不要命。”

“切！没钱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下次没钱买衣服的时候，别来我公司打工。”韩秀回堵杉杉。

杉杉本来想说她错了，突然看到不远处的垃圾桶旁伸出两条白花花的人腿，吓得她拉着韩秀尖叫道：“韩秀，快看！死人了……”

“你瞎说什么呀？！”原本不以为然的韩秀被杉杉恐怖的脸部表情弄得心头一惊，好奇地顺着杉杉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一看吓得寒毛都竖起来了。

几米开外，垃圾桶旁躺着一个只穿着一条内裤的赤身男人，这个男人的身上满是血迹，身旁还有一件染满了鲜血的白色衣服。

“快打110报警！”韩秀放下清洁工具，脱下清洁手套，从口袋里摸出手机，颤着手按了110，但无论拨多少次，却始终拨不出去。她活了二十几年，还是第一次拨这三个数字，为什么老天就像是跟她作对似的。

杉杉见状，也试着用自己的手机拨打110，依然拨不出去。“秀，怎么办？没信号。”

“去大楼里找保安，用固定电话打。”韩秀刚想往大楼里跑，突然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往后一拉，整个人向后撞上一个硬邦邦的物体。下一秒，她还没反应过来，便感觉脖子上一片冰凉。

她看见离她两米开外的杉杉正捂着嘴巴，压抑住尖叫声，惊恐地看向她的身后。

视线范围内，是一条横在身前、满是血迹的手臂。

韩秀不是傻子，也不是白痴。她知道自己后背撞上的坚硬物体，不是墙，也不是某样东西，而是一个男人的身体。即便不用向后看她也知道，刚才那个躺在垃圾桶后、满身是血、像个死人一样的男人活过来了。此时此刻，他正将一把锋利无比的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只要她稍稍乱动一下，她相信脖子上的那把刀，一定很快就能让她见到仰慕了很久的上帝。

她颤着声带着哭腔说：“这位壮……壮士，你有什么话，好好儿说，小……小女子一无财、二无色，请你饶了我吧……”

身后的男人并没有回答她，仅用一只手便将她的手臂反背在身后，另一只手依旧拿着一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脖子上传来黏湿的感觉，极不舒服，是身后男人身上的血。他身体的温度烫得吓人，韩秀整个后背都贴着他的胸膛，觉得自己的两条腿都软了，若不是身后的男人用手臂绑住她，她一定会支撑不住跌倒在地。

韩秀的心脏就像是加了泵一样，扑通扑通不停地跳着。韩秀自认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不过是骂了楼上那个变态的胖女人，怎么就遇上了这种倒霉事。这人手持凶器，不用看都知道是个亡命之徒，那浑身的血说不准是杀了人



的。如果真是杀人犯，那么再多杀她一个，他一定不会介意的……

“这位先生，求你放过我们吧，你要钱，我有。”杉杉丢下手中的清洁工具，从口袋里只摸出一把零钱，于是便急了，又从脖子上解下钻石项链，“我这条项链值几千块，要是还不够，我还有银行卡，我马上去取，求你放了我朋友吧……”

“杉杉……”韩秀十分感动地看着好友。可这一声轻唤，却换来了身后男人拖着她向后退了几步。

男人的力道很大，她承受不住手臂的疼痛，倒抽了几口气，开口哀求道：“这位先生，有话好说。你想要钱还是要什么，我们能帮你的，请你尽管开口。我们发誓一定不会报警的。”她颤着声音将这一番话刚说完，便感觉到脖子上的凉意微动，这一下，不仅仅是刀锋的凉意，而是锋利的刀口划破肌肤的刺痛感。

对面的杉杉看到韩秀脖子上映出一道血迹，害怕得捂着嘴巴哭了出来。

韩秀忍着脖子上的刺痛，再一次鼓起勇气开口道：“我和我朋友都不想死，你想要我和我朋友怎么做，你说。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脖子上的刺痛加深了，她也害怕得眼泪都涌了出来，“我真的不想死，你说，你想怎么样……”

她感觉架在脖子上的刀稍微松了一下，只听见耳边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安全地方。”

她连忙回答：“没问题，没问题。”

男人低垂着头，顶在她的颈窝，沙哑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微弱地响起：“我也不想死，我要活下去……”

“没问题，没问题。你不想死，我更不想死，大家都不想死，目标一致。”她冲着杉杉叫着，“快去把车开来。不要报警，千万不要惊动大厦里的人。”

杉杉捂着嘴，点了点头，转身拼命地向停车场跑去。

韩秀直到看不见杉杉的身影才开口哭着说：“我朋友去开车了，我不会跑的。请你能不能放下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我真的不会跑的……”

男人没有应声，也没有立即放下手中的刀。韩秀害怕得只敢小声呜咽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就这样被身后的男人绑着，一动也不敢动，睁大着泪眼，心焦地望着巷口。她在心中不断地祈祷着，这时候千万不要冒出什么人来，不然身后的这个满身是血的男人一发起狂来，她就真的玩儿完了。

她不停地在心中念着：杉杉，你一定要快点儿回来。

突然，巷口传来汽车的引擎声，她激动得眼泪狂涌，对身后的男人说：“我朋友来了，我朋友来了。”

“我把车开来了。”杉杉跳下了驾驶室。

韩秀说：“快上车吧，你要去哪都好。”

她没听到身后男人的回应，也没见他松开紧箍着她身体的手臂有下一步的动作，只听当的一声，什么东西掉地上了，紧接着突然感觉他将身体的整个重心压在了她的身上，她的身体因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轰的一下向下栽去。

“韩秀！”杉杉看着两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顾不得害怕，急奔了过来。

韩秀怎么也没想到身后的男人竟然晕了过去。

浑身是血的他压在了她的身上，肺部的空气就像是被拼命地挤压出来一样，让韩秀痛得眼泪再次狂涌。她趴在臭气熏天的垃圾上，无法呼吸，也讲不出一句话，只能挥动着一只手警告杉杉，她还活着。

杉杉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只将那个压在韩秀身上的男人挪动了半个身体。

韩秀终于能够呼吸了，但是面前那臭气熏天的垃圾，呛得她不停地干呕。

她挣扎着，终于从男人身下爬了出来。她刚站稳了身体，回转身就往那个男人的身上猛踹一脚。

男人已经昏死过去，没有了反应。

杉杉从身上摸出面巾纸递给她，哭着说：“韩秀，你流血了。我们赶快去报警吧。”

“嗯，先把这个变态用绳子捆起来。”韩秀接过面巾纸，按了按刺痛的脖子，然后又擦了擦胸前大片的血迹。

杉杉爬上车子，拿了一捆一指多粗的绳子。

“你先捆他，我擦一下血。”韩秀一边擦着脸上的血，一边低咒，将这个男人的祖宗十八代全部问候了一次。

杉杉用绳子迅速缠上那个男人的身体，但当她看清那个男人帅气英俊的脸庞时，惊愕地喊道：“韩……韩秀！”

韩秀回头，见杉杉呆住，不禁奇怪道：“怎么了，杉杉？吓傻了吗？”

杉杉拉着韩秀的胳膊，指着那个男人急急地说：“韩秀，你看这是谁？”



韩秀眯了眯眼，盯着趴在地上昏死过去的男人，下一秒不禁瞪大了双眼，身体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竟然是唐泽齐……

他的头发有些长，先前遮挡住了面庞，加上那满脸的血，她还真没看出来是谁。

她一见是他，立即拉着杉杉扭头就要走。

杉杉连忙拉住她，“韩秀，你就打算这样走了？你看他身上到处是伤口，都还在流血，他会不会死……”

韩秀顿住脚步，面无表情地说：“死了活该，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他，她怎么会对男人过敏？怎么会发展到现在整天与垃圾为伍？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憎恶过一个男人。只要提到唐泽齐，她就会控制不住情绪。如果有得选择，她一定情愿这辈子从来没有认识这个男人。可惜偏偏他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只要是认识的人都会在她的面前说，瞧，多登对的一双可人儿啊，将来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个屁！

小时候，因为思想单纯，所以她才会被大人言语所误导，加之唐泽齐这个烂人有着一副招摇撞骗的皮相，所以她才会被迷惑，傻了吧唧地把自己的初恋搭了进去。那时候的她就像是心和眼被蒙住了一样，除了看到他英挺的外表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还好后来老天有眼，大发善心，用一道雷光劈醒了她。

杉杉蹲下身一边为唐泽齐解下绳子，一边说：“你别这样啦，其实小齐对你也不算太差，就是心一直定不下来，加上这个世界诱惑太多，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

杉杉这样说，让韩秀完全没了言语。她咬着唇，生气道：“这不是诱惑不诱惑的问题，他背着我不止一次劈腿。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就算我有再好的心脏，也承受不住。”

“我知道。我这样做也是怕你将来后悔。你们俩再怎么，也是青梅竹马，如果不是当年出了点儿岔子，现在早就是夫妻了。”

“青梅竹马？”韩秀冷哼一声，“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恨的是啥吗？就是‘青梅竹马’这四个字。他玷污了我纯洁无瑕的童真世界，他是我人生中的污点，

更何况他刚才差点儿杀了我，按理说，我应该去报警！”

杉杉急忙拉住韩秀。

“韩秀，你听我说。就算小齐曾经对不起你，但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事，那杜老师老两口怎么办？虽然我是到了中学才跟你们认识的，但是天天去杜老师家蹭吃蹭喝，我都有份儿。杜老师曾经对我们那么好，你能眼睁睁看着杜老师年老悲伤？”杉杉顿了顿又说，“你看看他现在浑身是伤，伤口上还有好多玻璃碎碴儿，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才弄成这样的。不是说杜老师他们家早几年移民了吗？怎么突然就回国了？连个消息都没有，现在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

韩秀听到“杜老师”三个字，一时间沉默了。

杜老师就像是妈妈一样，有什么好吃的、好穿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唐泽齐劈腿对不起她，杜老师什么都没讲，抄起棍子就狠揍他，揍得他几天都下不了床，最后把他赶去美国。后来因为国内试验环境跟不上，杜老师也申请去了美国，接着他们全家都移了民。

短短四年的时间，竟然不知不觉一晃而过，昨天的事却又仿佛近在眼前。

四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实什么都该淡忘了，只是她突然见到唐泽齐一时间无法适应，回想起往事，觉得意难平。

看着躺在地上的唐泽齐，她死命地咬着嘴唇，隔了许久才说：“不报警，那怎么办？”

杉杉说：“先把他抬回家，然后跟杜老师联系了再说。”

“抬回家？抬你家还是抬我家？”

“当然是抬回你家。你一个人住，我们家老老小小有四口人呢！等他醒来，你好好儿问问他怎么回事，然后给杜老师打电话。如果纯粹是打架斗殴搞出来的伤，你再轰他出门好了。”

“杉杉，你不去做‘圣母’真的太可惜了！”韩秀一语戳中杉杉的死穴。

滥好人指的就是杉杉这种“圣母”级别的人，在路上见着什么可怜的阿猫、阿狗，都要捡回家，然后就喜欢往韩秀那边一丢了事。

“我这是为你好，怕你将来见着杜老师无颜面对。”杉杉笑道。

“别解释了，别解释了，你每每当‘圣母’的时候，这套说辞我听的太多



了，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韩秀摆了摆手。

“是你心虚了吧，你是不是还喜欢他，所以不敢把他带回家？”

“我还喜欢他?! 我就是喜欢上一头种猪都不可能再喜欢他。”

“那好吧，随便你，如果你忍心看杜老师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是无所谓啦!”

韩秀又一次沉默了，思想又是一番剧烈斗争。

她低头看着浑身是血的唐泽齐，他的背部和手臂上有几道明显被玻璃划伤的口子，血迹已经凝固。

他伤得可真是不轻，如果他真出个什么事，杜老师一定会很难过吧……唉，看在杜老师的面子上，她就当回“圣母”吧。

气归气，她还是走过去抬起唐泽齐的上半身，“他醒过来要是再给我一刀，以后清明时你要是忘了给我烧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好啦，我会给你烧双份，吃不死你。”杉杉抬起唐泽齐的腿，一双眼睛在他健硕有料的身体上扫来扫去，顿时色心大发，“没想到小齐的身材这么有料，要不是这满身血，真想好好儿摸一把。”

“你花痴了吧！要摸赶紧摸，待会儿他醒了，你连一根毛都别想碰着。”韩秀白了她一眼，咬着唇，使出全身力气将唐泽齐搬上了面包车，然后从储物箱里翻出两套工作服，一套随便往唐泽齐身上一裹，另一套则自己换上。

车子启动，准备出发时，她又喊了一声“等一下”，并跳下车，从垃圾堆里把那件染满血迹的白色衣服和手术刀捡起来扔进车内，又用棍子将垃圾打乱，掩盖好地面上的斑斑血迹，这才钻进车内。

(2)

韩秀和杉杉两个人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将唐泽齐弄回了韩秀的小窝。

杉杉接了一通电话，在韩秀家只简单擦洗了一下，换了一身衣服，就急匆匆地走了。

韩秀将身上染了血的衣服换下，冲完了澡，又在客厅里翻找创可贴，将被

划破皮的脖子贴好。当她看到唐泽齐盖着清洁的工作服，躺在自家的地板上，怎么看怎么碍眼。

这家伙在国外待得好好儿的，怎么突然就滚回国内了？还把自己伤成这种样子？

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水，猛灌了几口，想了想还是向唐泽齐走了过去。

她蹲下身掀开他身上的衣服一看，不由得触目惊心。他的身上前前后后，到处是大大小小的伤口，有些伤口严重的，皮肉被玻璃碎屑扎得差不多翻了过来。这些伤口如果不及时处理，会感染发炎的。

她咬着嘴唇，深皱起眉心，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看到唐泽齐变成现在这种死样，居然心底一抽一抽的，难道她也“圣母”得忍不住动了恻隐之心？

她低咒一声，回卫生间打了一盆水，又找了碘酒和一些棉纱布，打算将唐泽齐满身碍眼的污血和伤口简单处理一下。要是因为伤口感染，这家伙在她家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还不如丢在垃圾堆里任他自生自灭。

她蹲在地上，将毛巾放在水里搓了搓、拧干，展开来将唐泽齐的脸擦干净。

她擦着擦着，不禁又失了神。

略嫌长的碎发紧贴在他的额前和脸颊上，几年不见，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好看，不过好像皮肤变得特别白。难道长期吃国外的食物、晒国外的太阳，能让黄种人变白种人？

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考虑要不要多赚点儿钱去国外晒晒太阳，所谓一白盖三丑嘛！她摸着摸着，突然反应过来这是在干什么，觉得自己脑抽了。

她又换了一盆水，开始清理他身上的伤口。她好不容易从伤得最深的肉里挑出一块玻璃碎屑。这些伤口让她深深地皱起眉头，猛吸一口气，心里笼罩着一片浓云。

究竟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怎会伤得这样厉害？全身伤成这样还有一口气在，这应该算是命大吧！

她搓干了毛巾，正准备要擦另一处伤口，骤然间喉咙被狠狠地掐住。

一个女人若是成了“圣母”，那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韩秀这辈子都没这么后悔过，就是不该听杉杉的话，不该执意跟着她一起



当“圣母”，救了唐泽齐。

她无法呼吸，惊恐地睁大了双眼，瞪着面前醒过来且正用手掐着她脖子的唐泽齐。他的目光犀利且充满了攻击性，她在他的黑眸里只读懂了一个字——杀。

原本脖子上就被刀划伤了，现在又被掐着，痛得她好想撞墙。血液全部涌向脸部，没法流通，她痛苦得伸出手想要掰开那强劲有力的手，但却只是徒劳。她微弱的力道只能换来唐泽齐更大的狠劲儿。

这个该死的男人为什么这么恨她！要说恨，也应该是她恨他才对。就算她以前骂过他适合当鸭、当种猪，骂过他贱，咒过他得艾滋，说过以后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就算什么都骂过，现在她救了他，他怎么能这样对她？她是在救他，帮他处理伤口，他干什么这么激动地想要杀她？

她实在是想不通。

她的眼泪抑制不住地顺着眼角向外流，也许是濒临死亡的愤怒，让她放弃了挣扎，铆足了劲儿将手中的毛巾伸到他的胸前，用尽力气擦拭他身上的血迹，狠狠地擦，死命地擦。

幽黑漂亮的眼眸，迸射出的危险光芒在一瞬间突然暗了下去。

忽然，脖子上致命的力量没了，她的身体就像被丢垃圾一样丢往一旁。她整个人失去了重心，向左侧栽倒，一下子扑在了那一盆水上。

盆翻了，水溅了一身。

“咳咳咳——”她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猛地一下子灌进肺部，一时无法适应，不停地咳着。

她顾不得浑身是水的狼狈样，撑着身子惊恐地一寸寸向后挪去。

离开唐泽齐差不多两三米远，她理顺了气，脆弱地哭了起来，“唐泽齐，你死在国外好好儿的，干什么要回来？一回来就要杀我，是我咒得你真的得了艾滋病，还是我咒得你断子绝孙了？我上辈子欠你的吗？要不是我好心救你，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应该在停尸房横着呢？”

她深吸了好几口气，用手不停地擦拭着害怕、恐惧、愤恨的眼泪，可是泪水就像是不争气似的源源不断地涌向眼眶之间，她极力忍耐着不让它掉下来。可

是她越想越觉得委屈，控制不住地撑在地板上痛哭失声。

小七从未见过女人哭得这样伤心，韩秀的哭声，像是一只待宰的羊羔发出的害怕颤声，一点儿一点儿穿进他的心底，让他想起很多年之前，曾经无数个日夜，他因为身体上插满了仪器而发出过类似的声音。这样陌生的声音已经久远到他都快忘记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旁茶几上的面巾纸上，他缓缓地伸出手，抽取一张伸向韩秀，动容的目光示意她将眼泪擦干净。

韩秀抽泣着，睁着蒙眬泪眼，目光从他没有表情的脸上移向那一张面巾纸。数秒之后，她气愤地一把挥开他的手，自己从茶几上拿了几张面巾纸，胡乱地擦着眼泪和鼻涕。

小七的面部表情并没有显示他因为韩秀的这一举动而生气，他依然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我的刀和衣服呢？”

韩秀听他提到刀和衣服，爬起身从垃圾篓里翻出那把沾满了血的手术刀和衣服。她不敢过去，只敢离得远远地将手术刀和衣服扔给他。

他伸手接过，就那样静静地坐在地板上，盯着手中的手术刀和衣服发起怔来。

长时间的静默，偌大的客厅里一时间静得有些可怕。

韩秀惶恐地看向唐泽齐，只见他黑长的睫毛低垂着，在眼下投下一片阴影，白皙的面容上看不出一丝表情。

她咬着唇，挣扎了几秒，壮着胆子开口道：“唐泽齐，你到底是被人追杀，还是你杀了人？”

小七依旧还是那副姿势，仿佛当韩秀是空气一样。

若不是韩秀知道他会说话，还以为他被人毒哑了。不说就不说，反正等联系上杜老师，什么都知道了，她也摆脱了。

她走向沙发旁的矮几，拿起电话，手指刚往下摁了一个键，突然一个闪着银光的物体向她飞来。她来不及反应，傻愣愣地看着那道银光飞向她。等她回过神，身后装饰架上的金属撞击声告诉她，刚才向她飞来的是那把她亲手扔给唐泽齐的手术刀。

她颤着手将电话机放好，两条腿再一次颤巍巍地发软，一下子跌坐在了地



板上。

她惊恐地看着死瞪着她的唐泽齐，喉咙上下滚动着，发出连自己都不确定的声音，“我不是要报警……我是想打电话给医生朋友，你身上的伤口要及时处理，不然感染发炎就晚了。你想死吗？”

听到“死”字，小七沉默了。

隔了许久，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你答应我，带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家。”韩秀发现唐泽齐有点儿不正常，具体哪点不正常又说不上来。

“你家？”小七的眉心微蹙。

韩秀好不容易才敢正眼仔细观察他，却见他突然从地板上站起来走向她。

她是怕了他突然发疯的样子，身体直往后缩，急道：“除了警察局，我不知道哪里最安全。你不让我报警，我只能带你来我家。还有，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你从垃圾堆里救回来，不是要看着你死在我家的。”

小七一步步地逼近她，将她逼得无路可退，背部紧抵上身后的装饰架，他淡淡地瞄了她一眼，一声不响地从她头顶上面的木雕装饰架上取下手术刀。

“只要你不杀我，我不会对你怎样。”语调平缓柔和，明明是一句赤裸裸的威胁，但是换作他柔声细语这样一讲，这感觉就好像情人间在谈论“今天的天气好好哦”。

韩秀觉得浑身都虚脱了，如果再被他吓几次，她那个不堪负荷的脆弱心脏，不会等到七老八十，就一定会提前报废。

她咬着嘴唇，瞪着他说：“我要是想杀你，早在四年前就跟着你妈一起抄棍子打死你了。”

“……”小七淡淡地扫了她一眼，沉默了。

(3)

长长的沉默之后，小七算是在韩秀家临时住了下来，即便是韩秀内心恐惧，